

宋文宪公全集

第一函
十一册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九

後學四明孫鏘校刊

傳一

太白丈人傳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略。稽今
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高祖。君道經太
白山。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緼袍無裏。顏色腫皴。肩
負束芻。去文中子。靳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
漢。若四旁無一人者。搔已。芻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
須垂至腰者。爲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
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
止。文中子異之。乃掘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
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咸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殯

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欲未平治天下，而下民不當見大道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噫，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服，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變和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韜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達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則必爲帝者師。若堯之君，嚳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爲一家，以四海爲翰，蕃以五嶽爲封，鎮以元后爲父母，以臣鄰爲伯仲，以蒸庶爲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

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彷徨局束。呢訾栗斯。不遠千里。銜已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魄遁神疲。闔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者之所爲。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季子之西來也。欲爲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於齊王之門者乎。子須麋具在。甯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昏。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況隋君天性沈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勳。溺寵廢嫡。惟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

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於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卽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則子其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遲遲。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十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所不可。子白。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子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璠。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顧出魯。男子下。子竊爲子不取也。夫不察時。

而冒進謂之瞽。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固。枉己從人謂之賊。淪溺僵回而弗止謂之淹。瞽則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正。淹則不振。是五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予去子矣。丈人言畢。負芻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舍。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耳。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衝冒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

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徐刻入編

雜傳九首

有序

婺爲浙水東大郡。自昔人物多出其中。載諸史冊者。旣或謬誤。而不載者。又將湮沒無聞。濂竊病之。欲分道學忠義孝友政事文學卓行隱逸貞節八類。作先民傳。以示鄉之來學。荏苒沈痼。竟不能遂志。近幸少瘳。因自劉滂而下得九人。皆史官之所略者。謾敘其大槩。而附以贊辭。俾待史錄。寘別稿。俟他日書成。卻隨類以附入焉。傳直書名而不諱者。蓋史法當爾也。南山樵者宋濂自引。

劉滂傳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滂自少誦說。能屈其師。與浦江梅執禮

同游學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己丑進士第。調
新昌縣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
攝之。滂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滂決之。
豪鄒氏橫里中。挾貴。誣人死。滂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爲請。
不聽。卒傳以法。投豪於相州。蔡京與滂祖爲布衣交。滂至京。
師京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滂爲黨。
會常璠書詩屏闢。京疑其誣已。屬滂求其迹。且遷官。滂笑曰。
此胡爲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
年。靖康初。詔除太常博士。不拜。建炎中。士問人才於近臣。學
士詹父給事中汪藻舍人李公彥皆云。滂可用。用滂知建昌
軍。建昌舊守多懦夫。威權不立。兵習悍驕。邀求無度。滂至。一
以法繩之。兵不勝其忿。持戟入市。掠人物。卽拒者刺傷之。滂

捕係追償。兵遂爲變。滂及母妻皆死。時紹興甲寅七月三日也。滂卒時年五十六。其妻湯氏侍姑側。兵及身。猶不去。竟遇害。建昌人聞滂死。皆慟哭失聲。踰期。父老猶會佛祠哭之。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朝廷旣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裒滂爲朝請大夫。官其一子。墉。滂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於難云。

贊曰。劉氏初居七閩。五代之季。有汝明者。遷永嘉之荆溪。生四子焉。孟與仲隨父居。季移三衢。幼曰器。來徙武義。滂之六世祖也。荆溪之顯者。則太常少卿安節。給事中安上。入河南。從伊川程頤游。所學甚粹。人稱二劉先生。武義之顯者。世有其人。其登進士第。則自滂始。而通判楚州嘉成。甌甯宰三傑。

繼之後來者復接踵而起。多以善政聞。歲時燕饗。軒蓋繽紛。青紫間錯。當時以爲盛事。然君子之論。則在彼而不在此也。

鞏豐傳

鞏豐字仲至。其家鄆之濱城。渡江卽所寓土。斷爲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灋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升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爲積數十年鐙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土震於見聞。多矜露怙。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豐抑縱開闔。條疏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著之於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辭半牘。皆清明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

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比皆自學入館。有不善之者。讒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遭母喪。免。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遷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尙寬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會其友爲學官。豐勸拔滯淹士。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復以宮觀罷。已而又授宮觀。而豐死矣。嘉定丁丑正月晦日也。年七十。豐旣挾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祕。不應徘徊下列。日望其升。益顛仆不起。故聞其死。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性質易。無岸谷。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浼。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不問歧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曰。此可以止矣。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顏面云。子二人。積耕皆爲儒。

贊曰。武義之有輩氏。自庭芝始。初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弟子受業者恆數百人。及其來遷也。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尙義理之學。亦自庭芝始至。豐又從東萊呂祖謙游。於是中原文獻麗澤淵源萃於青門矣。嗚呼懿哉。

葉秀發傳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括徙金華。爲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

人之器以爲用。用之於己。且惴惴焉。不以爲便。況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婁昉。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簡自謂有所啓發。得邊詹。顧葉四子爲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關陞循從政郎。建甯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黃二州。桐城爲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爲備禦計。會金人使謀者至。秀發擒之。亟斬於城門。以徇。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聞忌其功。不自己出。上其擅斬非法。降迪功郎。未幾再敘。改令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甯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冤。上書訟於朝。初

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剄。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朗烈。聞者降嘆。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爲問。其人厯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頷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繪其言。同彌遠嘆曰。幾失賢矣。卽日起秀發。擢知眞州揚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僉知高郵軍。高郵爲淮東緊治。時尙繹騷。弗甯。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審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蓄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瀦洩有恆。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爲守。行埭上。思秀

發功構堂樊梁之隄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
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
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疾整襟對
坐惓惓以究心邊事爲屬無他言其忠義出於天性至死不
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唯遺書籍數篋弊
衣一襲至無以爲斂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嶽
祠民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唯
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劫澤物之念則若飢渴然居田里日
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
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爲得哉善琛
爲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鬪富人嫉之欲以嘯聚之名寘於法
秀發白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

也。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濂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謀事。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蕲。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賣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斂其財。先遣游偵以察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平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爲黑。倒上爲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喻偁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偁蚤從良弼學繼受經於永康陳亮復由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偁登執之歸於府府帥臣邱密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逃出境尉不執闌入境他尉乃執耶所由尉震恐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偁奮不顧難諭鄉長老召募足千數卽行道經含山有敗兵回揚言於眾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弗去懼殲耳民愕視亡策將逃偁曰事急矣乃命弓率執大斧而前曰設遇敵尉必先死職也終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耶欲去